



· 中国点击率最高的长篇悬疑小说第二部惊悚首发 ·

幽冥怪谈 II

死亡约定

宁航一◎作品

体验人性深处恐惧的极快感
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驱使人类努力发掘“尖叫之谜”的谜底，
追逐怨灵游走的脚步，抑或挑战异兆背后死神的游戏
不觉间，与死神对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 E A T H P R O M I S E

幽冥怪谈
死亡约定



宁航一◎作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约定/宇航一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613-4372-2

I.死... II.宇...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2807号
图书代号:SK8N0447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姚维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372-2
定 价: 25.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序言 不许惊叫!

南派三叔

感谢我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这一本出色的小说，蒙他们所托，为这本小说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我深感荣幸。

老实说，作为一个相同类型的文字工作者，在长期高强度创作下，我早已经忘记了那种全身心投入到文字情节中的乐趣，所以接到委托之后，我对自己还有一份担忧：自己的职业病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不能公正的来评价这一本小说。

现在看来，我显然是多虑，因为这本小说，竟然可以让我重拾起了那种的阅读快感，忘记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写手，忘记了推敲别人的结构和文字，真正如当年刚开始写作时一样，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在悬念和惊悚中痛快淋漓了一把。

多年来，已经很少有一本小说，能够如此吸引我。

非常遗憾的是，我和作者尚不熟悉，不过通过他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和对悬念的那种令人惊艳的理解，我可以想象出，这本书的作者，必然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相当善于驾御读者心理而且有十足想象力的人。因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犹如进入了迷宫之中摸不到一点头绪，而又没出息的，快乐又忐忑不安的等待着最后一页揭示的谜题。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小说，都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乐趣，那中国的出版界何愁没有畅销书，何愁没有读者？

我是个不约束自己言词的人，但是如此的溢美之词，也不曾对



很多人说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同样的赞扬，我只给过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香港奇人倪匡先生，由此可知，我对这本小说的评价程度。

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民写作，灵感过剩的年代，在利益与80年后神话的策动下，大量浮夸，标榜想象力弱化写作结构的作品陆续上浮，已经很少能找到认真在结构上下功夫的作者，而这本《幽冥怪谈之死亡约定》，却体现了作者对于文字的那种纯粹的追求，这种不使用哗众取宠的噱头，就能牢牢吸引住读者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应该追求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本悬念小说，我在这里不便于过多的透露其中精彩的悬念和情节，以免破坏大家阅读时候的乐趣，所以此序非彼序，只讲我的喜爱，不谈我喜爱的实质。

好了，看完我的废话，翻过这一页，拉上窗帘，不许惊叫哦！

临死前的故事

引子

和以往的晚上一样，独自居住的兰教授设法将自己晚饭后的时光安排得充实而惬意。陪伴他的有：沙发、热茶、芒果干和一本厚厚的探险小说书。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样寂寞的生活是会让人感到压抑和乏味的，但这个心理学家却总是能在那些书籍和自己非凡的思想中寻找智慧和乐趣——当然，他从没想过要别人来尝试着理解他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探险之旅才刚刚启程一小会儿，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将兰教授拖回了现实世界里。他微微皱了皱眉，心里想着，如果又是那些来请教问题的学生的话，他得首先教会他们遵守礼貌。

门打开。外面站着一个人浑身湿漉漉的年轻男人——那不是雨水，而是他身上的汗水。年轻人喘着粗气问道：“请问，您是兰成教授吗？”

“是的。”教授答道，“有什么事？”

年轻人脸上露出惊喜而焦急的神情：“兰教授，我父亲快死了，请您跟我去医院去一趟好吗？”

兰教授扬起一边眉毛说：“当然可以，但我能知道我是跟谁一起走的吗？”

年轻人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对不起，教授。我太着急了——我叫方元，我的父亲是方忠，您还记得他吗？”

“方忠……你是说，我在二十年前认识的……”

“对，就是他！”



“你刚才说，他快死了，是怎么回事？”

“是白血病，教授。病痛已经折磨他一年多了。两天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想，他可能撑不过今天晚上了。”

兰教授好奇地问：“那么，你来找我做什么？”

“教授，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奇怪。”方元困惑地摇着头说，“我父亲现在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但他没有交待任何关于他死后的事，只是反复念叨着，要我们来请您过去，说是……想把二十年前那个没听完的故事听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就只好到这儿来请您了。”

兰教授思索片刻，说：“知道了，我们走吧。”

“真是太感谢您了，教授！”方元鞠躬道，“车在楼下！”

黑色的小轿车快速地穿梭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之间，二十分钟后，在一家肃穆、壮观的大医院前停了下来。方元下车替兰教授打开车门，然后领着他匆匆地乘上电梯，来到六楼住院部的一间加护病房里。进门后，方元向房间里站着的十多个亲属介绍道：“这就是兰教授，我把他请来了！”

病房里的人全都向兰教授点头致敬。兰教授望着病床上行将就木的方忠，立即意识到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到了最后的尽头——他的鼻子上插着输氧管，眼眶深陷了下去，面貌惨不忍睹。

方元走到父亲身边，俯下身去小声说道：“爸，我把兰教授请来了。”

方忠干瘪的胸口微弱地起伏着，说了一句只有方元能听清的话。方元直起身子，对亲属们宣布道：“我爸请大家先出去，他要和兰教授单独谈话。”

亲友们互视了一眼，只得和方元一起离开病房，关上房门，在走廊外等候。

病房里只剩下兰教授和垂死的病人。兰教授走到方忠的病床前，轻声问道：“老伙计，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想着那个故事吗？”

病床上的方忠想点头，却动不了脑袋，只能眨了眨眼睛。

兰教授叹了口气：“好吧，我今天就把那个故事的结局告诉你，了却你最后的心愿……”

五分钟后，兰教授从里面打开门，亲友们一齐围了上去。兰教授

平静地说：“他走了。”

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方忠的儿女和家人们并没有悲痛欲绝地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掉下眼泪，走进病房，为逝者处理后事。

三天后，方忠的葬礼在公墓举行。兰教授应邀而来，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为死者哀悼。

葬礼结束后，方元在兰教授准备离开之前找到了他，说：“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家父的葬礼——我们还想请您去家里坐坐，可以吗？”

兰教授问：“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是的，教授。”方元向兰教授鞠躬道，“请您务必答应我们。”

“那好吧。”兰教授点了点头。

半小时后，兰教授坐在了方家宽敞的大客厅里。方元支走佣人，亲自替兰教授泡上一杯热茶。坐在客厅里的还有两个人——方元的弟弟和妹妹。看上去都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方元再一次向兰教授道谢：“教授，我那天晚上冒昧地来请您，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满足了家父最后的心愿——我们兄妹三人真是对您万分感激。”

方元的弟弟和妹妹也赶紧附和，连声道谢。

兰教授摆了摆手。“客气的话就别再说了，为老朋友实现最后的心愿是我该做的——我想知道，你们今天请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兄妹三人对视一眼。方元说：“兰教授，其实我们今天请您来，就是为了家父那个‘最后的心愿’。”

“什么？”兰教授有些没听懂。

“让我来说吧。”方元的弟弟说，“教授，我们实在是太好奇了。您知道吗，家父在临终前，对于财产、房产的分布情况或是家中重要事宜的安排等只字未提，只是不断说着要找您来，听完那个二十年前没听完的故事——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您在二十年前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给家父听，以至于让他一直牵肠挂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什么都不管，而只念着那个故事？”

兰教授有些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讲的到底是个什么故事？”

“是的，教授。”三个人一起回答道。



兰教授摇着头说：“对不起，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请原谅。”

方元问道：“为什么？”

“这个原因我也不能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要告辞了。”兰教授从沙发上站起来。

三兄妹都着急起来，想挽留兰教授，却找不到什么更好的理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兰教授走到门口。

情急之下，方元的妹妹说：“教授，您的这个故事就折磨了我们父亲二十年，难道您也要折磨我们这么久吗？”

方元拉了她一下，瞪她一眼，用眼神谴责道——这样说太失礼了。

兰教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望着他们，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真的想听吗？”

三个人一起点头，方元为难地说：“教授，真的……我们太好奇了，如果您不讲的话，我们恐怕真的会寝食难安。”

兰教授从门口走回来，说：“你们要我讲也可以，但必须用一些东西来交换。”

“是什么？”方元问。

兰教授说：“我要你们把一生当中经历过的、或是知道的最诡异莫测的故事讲给我听，如果我听得很有兴趣，那么作为等价交换，我就把二十年前我讲给你们父亲听的那个故事讲给你们听。”

三兄妹同时一愣，他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交换。

过了一会，方元说：“可以，教授。但我们得先想想。”

兰教授点点头，坐回到刚才的位置。“我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来思考吧。”

三兄妹沉默着，各自考虑着自己的故事，过了一会儿，方元的妹妹说：“我先讲吧。”

兰教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她说的是在她读大学期间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她和几个室友在路过一座桥时，惊讶地发现河滩上有一个全身绿色、长得像青蛙，却又直立行走的“人”。她们大声惊叫，指着那怪物，却惊动了那东西。那个“青蛙怪”趴到地上，迅速地跳进了河里。桥上的人注视着河

面达半个小时之久，却再也没有见到它浮上来。

五分钟之后，她讲完了。

兰教授笑着说：“你讲的这个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故事，顶多算是一次奇妙的见闻。”

年轻女孩显得有些尴尬。兰教授轻轻摇着头说：“如果你们要讲给我听的故事都是刚才那样的——那么不讲也罢。”

方元的弟弟想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地说：“我倒有一个十分离奇和恐怖的故事——是我一个搞摄影的朋友亲身经历的……只是，正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我至今都感到非常害怕……要不是今天这种特殊情况，我是不愿意讲出来的。”

兰教授扬起一边的眉毛说：“希望这一次我不会失望。”

“这我可以保证。”方元的弟弟肯定地说，“我开始讲了，故事的名字叫‘灵异照片’。”



灵异照片

楔子

在散发着腥红色惨淡光线的暗房内，老摄影师从水池里拿起一张刚洗出来的照片。他仔细地端详它足有五分钟之久，然后迅速地抓起旁边的另一张照片，将两张照片反复地研究、比较。不知不觉中，他惊恐地睁大眼睛，双手颤动，脸色变得惨白而灰败，好半天，他才哆嗦着挤出一句话：

“我的老天，原来是这样……这张照片的秘密，原来是这样……”

半分钟后，摄影工作室内的助手猛地听到暗房里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回过头，心中一怔，赶紧丢下手中的活儿，向暗房奔去——将门打开后，他大吃一惊：老摄影师倒在地上，双目圆睁，惊恐地望向前方，他的脸部肌肉因痛苦而扭曲变形。他一只手紧紧地揪着心脏部位，另一只手却直立着，那上面捏着两张彩色照片。

助手赶紧俯下身去扶起老摄影师的身体，托起他的肩膀和头，大声喊道：“老师！你怎么了？”

老摄影师的脸上布满了恐惧，他颤抖的嘴唇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死死地盯着手中那两张照片，仿佛想暗示什么。

助手惊慌失措地望着老师，又望向他手中的照片，疑惑地问道：“老师，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

但是，当他再一次望向老师时，却发现老师眼中的最后一抹光消失了。老摄影师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脑袋和手臂一齐耷拉下来。

“老师……老师！”助手惊恐地摇晃着老摄影师的身体，试图能尽最后的努力将他唤醒，但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第一章

海鸣知道，他今天特意将摄影工作室停业一天，就是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上午，已经把几百张照片按照风景、人物、另类风格和超现实主义分成几大类了。那么今天上午要做的事，就是分别在这几大类摄影作品中挑出最好的几张来——他清楚，如果在这个月内还无法选出最好的几张作品，自己就别想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奖了。

半个小时后，海鸣确定了几张人物摄影和超现实摄影作品——但风景类的，他却始终拿不定主意，或者说，他认为根本就挑不出特别好的来。海鸣不禁皱起眉头——怎么办呢？要是拿不出最一流的作品，那么参赛也是白搭。

海鸣将头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他看了一眼旁边那面大镜子中略显颓废的自己，竟有些怀疑起来——当初把个人生活和感情问题抛在脑后，把工作和事业当作第一，这个决定真的对吗？自己已经快三十岁了，却还是没能功成名就，每天就守着这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如果这次仍然不能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奖，那自己这种平凡而又略显尴尬的创业状况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不行。现在不能泄气，要有自信。离大赛还有二十多天呢。海鸣在心里告诉自己——其实，你真的很棒，有着杰出的才能和天赋，你需要的只是一些机遇而已，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在他鼓足干劲，信心百倍地计划下一次摄影的时候。外面的敲门声扰乱了他创作的思绪。海鸣有些不耐烦地回过头望着玻璃门外，心里想——没见到门外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吗。

尽管心里有些不情愿，海鸣还是离开里面的小屋，到门口打开锁着的玻璃门——门外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海鸣谦逊地点头致



礼，问道：“请问你是摄影师海鸣先生吗？”

海鸣点头道：“是我。”

来者说：“海鸣先生，你好，我叫丁力，我有一点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海鸣指着门口挂着的那块牌子说：“先生，对不起，我今天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停业一天，你能不能改天……”

丁力说：“海鸣先生，我只有一点小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急切，也很重要，请你帮帮我好吗？”

海鸣犹豫了一下，有些无奈地说：“好吧，请进。”

两人在摄影工作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海鸣打量了一下这个四十年左右的瘦小男人，问：“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丁力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两张照片，递给海鸣：“请你帮我看这两张照片。”

海鸣接过来观看，发现这是两张相当接近的照片：照的仿佛是在同一个地方——在一间古朴的房间里，窗子打开着，窗外有一片山坡，山坡上有一棵大树——两张照片唯一的区别是：一张是纯粹的场景照，而另一张的窗子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那少女看上去十五、六岁，像一个山村姑娘。

海鸣将两张照片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好一会儿，说：“这两张照片看起来都很普通呀，有什么问题吗？”

丁力说：“海鸣先生，你是专业的摄影师，我想请你帮我鉴定一下，这两张照片有没有经过加工或电脑合成？”

海鸣愣了一下，随即说：“这很容易。可是，我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请你，先帮我鉴定出来好吗？”丁力有些急切地说。

海鸣想了想，说：“好吧，你坐一会儿，等我一下。”

他将照片拿进里面的工作室，将它们挨着放到一个小仪器上，那小仪器上方射出一束白光，刚好照在照片上。海鸣翻转着照片，从不同的角度仔细观察，又用放大镜端视了好一阵。不一会儿，他在心中得出结论，关上仪器，将照片拿了出來。

海鸣将两张照片一起递给丁力，说：“我鉴定过了，这两张照片都是原照，没有经过电脑合成。”

“真的？你能肯定吗？”丁力焦急地问。

海鸣耸了耸肩膀：“反正从我目前掌握的鉴定技术和知识来看，这两张照片都是百分之百的原照。”

“是吗，只是原照……”丁力若有所思地低下头，眉头紧蹙。

海鸣望着他，感到有些好奇：“怎么了？这两张照片是不是原照有什么关系吗？”

丁力抬起头凝视着海鸣，迟疑了片刻后，说：“海鸣先生，你有没有看前天的报纸——《著名摄影师于光中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摄影室》。”

海鸣一怔，说：“看了的，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消息——怎么了？”

丁力叹息道：“我是于老师的助手，一直在他的摄影室工作，于老师死的那天，我和他在一起，都在摄影室里。”

海鸣微微张开嘴，显得有些吃惊。他望了一眼丁力手里的照片，说：“于先生的死跟这两张照片有什么关系吗？”

丁力沉默了好一阵，犹豫再三之后，缓缓地说：“报纸记者和那些新闻媒体来访问我时，我只告诉他们于老师是心脏病突发而死……有一些情况，我却没有告诉他们。”

海鸣皱起眉头问：“什么情况？”

丁力说：“那天下午，我在摄影室里清理于老师最近拍的一些摄影作品，于老师在暗房里洗他才拍的照片。突然，我听到暗房里传出一声惨叫，就赶紧跑过去，发现于老师倒在地上，手捂着心脏。我吓得惊慌失措，还来不及打急救电话，于老师就已经……死了。”

海鸣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丁力摇着头，竭力回忆当天的场面：“于老师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显得神情可怖、面目扭曲，像是受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惊吓一般。当时，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只是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这两张照片，眼睛死死地盯着它，就像是要告诉我、或是暗示我什么！”

海鸣大吃一惊：“你是说，于先生在死之前就捏着这两张照片？”

“是的，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什么，他就已经死了。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举着这两张照片，到底是想告诉我什么！”

海鸣问：“你以前没见过这两张照片吗？”



“没有。”

海鸣思索了一会儿，说：“就算他是想在临死前告诉你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会认为他的死跟这两张照片有关系呢？”

“因为——”丁力的语气激动起来，“因为于老师那天下午一直都是好好的，他到暗房去洗照片，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他为什么会突然猝发心脏病？而且，他倒在地上，都快死了，还紧紧地捏着这两张照片不放，眼睛里充满恐惧，直愣愣地盯着它——难道，这些还不能让我认为他的死和这两张照片有关系吗？”

海鸣紧皱着眉头，感到这件事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他问道：“那你来找我鉴定这两张照片，是什么意思？”

丁力困惑地说：“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两张照片只是于老师拍的成千上万张照片中相当普通的两张而已——我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所以我才拿来请你帮我鉴定一下，看看这两张照片是不是有什么古怪。但你刚才却说了，这只是两张普通照片而已——所以，我也就不懂了。”

海鸣想了一会儿，说：“那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

丁力说：“我不准备再做什么了。既然这两张照片并没有不对，我也就不想再深究下去。”

“这两张照片你准备怎么处理？”

丁力耸了耸肩膀说：“不知道，但我不想留着——也许一会儿出门之后，我就会把它丢到垃圾箱里。”

海鸣突然觉得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觉，他说：“既然你准备丢掉……那不如把这两张照片给我吧。”

丁力有几分讶异地说：“你要这两张照片做什么？”

海鸣撇了下嘴，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好奇，觉得你讲的这件事有些蹊跷——这两张照片，也许真的有些不同寻常之处。你就这样扔了，未免可惜。”

丁力如释重负地说：“海鸣先生，我本来也不太情愿丢掉的。既然你要的话，我就给你吧。”

说着，他将手里的两张照片递给海鸣，并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然后站起来说：“谢谢你，海鸣先生，我告辞了。”

海鸣冲他点点头，目送着丁力离开。他将工作室的玻璃门锁上，

拿着这两张照片返回里面的小屋。海鸣又仔细地看了一阵照片，仍没能看出个名堂。出了会儿神之后，他想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便将照片放进摄影工具盒里，又钻研起参赛作品的事来。

第二章

接下来的几天，海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将摄影工作室关闭一周，每天到不同的地方拍摄照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个星期内拍出满意的参赛作品。

前两天，海鸣的足迹遍布水边和山林，但照片洗出来后，他认为这些题材太过俗套，难以在众多风景摄影中脱颖而出。所以，他把今天的行程定为周边县城的一个古寨，希望能在那里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惊喜。

乘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后，海鸣到达县城。紧接着，他跳上一辆小中巴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那个古寨。

车程中激烈的颠簸让海鸣有些晕车，下车之后，他差点儿呕吐出来。但很快，眼前的景致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这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整个古寨由石墙和木结构庭院廊房结合而成。寨中的房屋、小院规划奇特，精致优美。再放眼四周，山清水秀、潺潺流水——各种迷人景色让人目不暇接。

海鸣第一次到这里来，他惊叹于这里的奇异和美丽，有种如获至宝般的欣喜。他甚至觉得这里比以前到过的一些著名景区还要别具一格。海鸣感叹道，如果不是这里地势偏远、交通不便，恐怕早就变成旅游胜地了。

海鸣忘记了旅途的不适和疲惫，他拿出相机，在古寨中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漫步而行，将他看到的每一个美妙细节都拍摄进去。

穿梭在古老的街道上，海鸣越拍越兴奋。他在这里发现了无数



的喜悦，都是风景摄影中的最佳题材——由木板组成的古旧店铺、城市中早就消失的老茶馆，甚至连那街边老头儿摆的剃头摊儿都让海鸣拍得不亦乐乎。

拍了几十张近景之后，海鸣想拍一些古寨的远景。他左右四顾，发现不远处有一片小山坡，从山头上望下来，恰好能看到大半个古寨——那是再好不过的拍摄角度了。

海鸣提上摄影工具箱，挎上相机，快步向小山坡跑去，不一会儿，就爬上了山头。他累得气喘吁吁，在一棵大树边坐了下来，背靠树干上，稍作休息。

坐了五、六分钟，海鸣拍拍屁股站起来，正想举起相机往山下选景，突然愣了一下，微微张开嘴。

他缓缓回过头，盯着刚才靠的那棵大树看了半晌，又迟疑地向四周环顾，神情迷惑不解。

他突然发现，这片山坡和这棵大树为什么让他感觉如此熟悉呢？就像是前不久才见到过一样——可是，自己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怎么可能呢？

海鸣皱起眉头使劲回想——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片山坡？电视上？不对，最近忙得根本就没看过电视；在什么摄影杂志上？似乎也不像……

忽然间，他猛地一怔，望了一眼自己手里提着的摄影工具箱，将它快速地打开，从底部抽出两张照片。他拿着照片对照周围的景物，表情变得诧异无比——

真的是这里！几天前，丁力留给自己的那两张照片——那房间的窗户外有一片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棵大树——居然就是现在自己站的这个地方！

对，没有错——海鸣拿着照片仔细对照。在大树右边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块青石；这棵树的形状、它分出的四组大树枝——这些都跟这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海鸣托着下巴思索着：看来，于光中先生也到这里来拍摄过，他临死前捏着的两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山寨里拍的。海鸣再一次拿起照片仔细观察，忽然产生一个古怪的想法。

从照片中拍摄的房子能够看到这片小山坡，而现在照片在自